

東坡七集

冊七

卷之十

東坡奏議卷第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

賦兼經狀

論高麗進奉狀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斗出糶濟飢等狀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

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 朝廷尊用儒術更定

貢舉條法漸復 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

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 朝廷樂育

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

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待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旣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卽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爲首糾率密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異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搯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卽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

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
疋章等爲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今
年本州爲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
旣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
輕疎糊藥紬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
若或揀退卽須拊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噉投州嚇脅
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
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
官揀退章等旣見衆戶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
退尋拊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
拊去投州卽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
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
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
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顏先
充書手因受賊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卽用倖
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
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
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
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
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

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旣以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 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通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旣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

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剋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擗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拆改

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
太平美事竊謂 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必

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牆
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
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 聖慈
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 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
脩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
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漑等一百
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
賦經義各五分取人 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
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
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
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
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 祖宗取士故事
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恥比來專習
經義者十無一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
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

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

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旣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 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 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 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澆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 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

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

從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
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
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舡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
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 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
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
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
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
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 二聖嗣位
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
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
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
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
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
裴善等五人及賁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
令壽介等賁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
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

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
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 朝旨
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 國母指
揮令資金塔二所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
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
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 聖意故以祭奠源閣梨
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 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
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
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 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
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 朝廷若 朝廷待之稍
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
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 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
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
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
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
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旣成公然於海舶載
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
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
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

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卽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資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醜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資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閣梨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舡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

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辨歸裝不得廣
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
免 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
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
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
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
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
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
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
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
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
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
不行官吏急於趲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
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
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
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

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斛湧
貴小民乏食欲望 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

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
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
溝壑今來亦不敢望 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
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
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
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
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
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旣得寬減僥倖
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
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
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斛及省倉軍糧又糴封
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趨辦爭奪相
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 聖慈速賜勘會如在

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勘逐
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
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浙中自
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待銀絹絲絲入市

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爲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飢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愚有所畏肅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太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

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錢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